



名家名笔

艺文从谈

诗词鉴赏

林风眠先生

冯骥才



▲林风眠作品

我没有见过林风眠先生。1962年天津美协的展厅举办“林风眠画展”，我第一次看他的画就被强烈地吸引。我马上把我的感受写了一篇随笔《林风眠和他的画》，发表在《天津晚报》上。那年我20岁。

在这篇短文中，我分析了他的画风与技法。我欣赏他水墨里融合着光线恍惚惚惚的气息，对意境的散文文化的表达，结构上的音乐感，强烈的形式感和形式美，还有将传统与西方形融为一体的画法。

记得那时我年少无知，文章发表后，把剪报寄给林风眠先生，还居然异想天开，希望得到先生的“几笔墨宝”。结果自讨没趣，连回信也没收到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先生的痴迷与崇拜。虽然我的根底是宋代山水，宗法马远和郭熙，与林风眠的“当代水墨”风马牛不相及，然而我笔下却渐渐出现林氏的影子。

究其根源，主要因为林风眠绘画中有一种忧郁的气质，与我年轻时的性格相投。这种相投是精神上的、本质的、自然而然的。这种气质的东西在传统的中国画里找不到，但在林风眠的画里碰到了，并与我“一拍即合”。

林风眠的画采用一种主观抒发的方式。这种直接的抒发，我只在倪瓒、郑燮和八大山人的画里见过，但古代的东西毕竟有时代的隔膜。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、散文文化的，对于我很亲切，而且焕然一新。尤其是他致力于精神的探索和情感的表达，对我影响至深。

委员笔记

做一个“姆咪”多么好

汤素兰

去芬兰，如果要带回一样纪念品，请记得带“姆咪”。

此刻，戴黑色礼帽、持黑色拐杖的姆咪爸爸，系红色条纹围裙、拿着手提包的姆咪妈妈和他们的儿子小姆咪就坐在我的书架上，瞪着小眼睛望着我。它们是我几年前去芬兰时带回来的。

在去芬兰之前，我读过托芙·扬松的“姆咪谷”童话系列，对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，以及作品中弥漫的孤独氛围着迷而好奇。到了芬兰以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姆咪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安静，那么热爱阳光，那么爱做梦。

我到达赫尔辛基的时候是6月底7月初，正是北欧的夏天。但即便是夏天，天空中的阳光也并不炽热。赫尔辛基夏季平均气温17℃，早上起来需要穿一件薄外套。公园里、草地上四处可见悠闲地晒太阳、野餐、喝咖啡的人们，他们慵懒地享受着夏天的阳光。看到他们，我想起姆咪们，小姆咪每天早晨醒来便会想着阳光，而勇敢的姆咪妈妈带着小姆咪穿过危险重重的黑森林，只为找到一处充满阳光、舒适温暖的地方建造一座房子，好在在冬天来临的时候爬到里面过冬。

姆咪是芬兰儿童文学作家托芙·扬松创作的童话形象，他们安静、友善、敏感、热爱大自然和阳光，集艺术家、冒险家、哲学家于一身。

姆咪长着河马一样的大嘴巴，小眼睛，头顶上有两瓣立立的小耳朵，短腿，长尾巴，胖乎乎的身子，全身白色，他们是一群个性古怪的精灵朋友生活在“姆咪谷”。

托芙·扬松1914年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，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雕塑家，母亲是插画家，她继承了父母的才华，15岁就考进了艺术学院。她最早一本关于姆咪的童话故事写于1939年。1953年姆咪专栏在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《伦敦晚报》上连载，随即风靡世界。托芙1966年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。如今，“姆咪谷”系列故事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畅销世界各地。“姆咪谷”系列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、歌剧、影视等作



▲《姆咪故事全集》

品，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进行播放。姆咪成了全世界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角色。

2020年在多伦多电影节上，托芙·扬松的传记片《托芙(TOVE)》上演，电影围绕她的感情生活和创作姆咪的过程展开，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对托芙生命中的爱与孤独感同身受。

托芙·扬松终身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在画廊上得到认可的艺术家，而不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和卡通画家。姆咪却从她的童年时代就一直陪伴着她，在她痛苦孤独的时候，在她渴望温暖的时候，甚至在她想要恶作剧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精灵就自然而然地从她的脑海里钻了出来。

托芙小时候常常在晚上到厨房找吃的东西，她舅舅吓唬她，说橱柜下面住着山妖，会在偷吃的小孩的后颈窝吹冷气。有一次，托芙和弟弟吵架，出于恶作剧，她在厕所的墙上画了一个“你能想象的世界中最丑的生物”讽刺弟弟，这便是姆咪最早的形象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赫尔辛基遭到轰炸，托芙的两个弟弟去了战场。战争让25岁的托芙抑郁，她觉得画画毫无意义，于是她想要写作，想写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、天真无邪的故事，创造一个不被恐惧和仇恨压垮的世界。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姆咪的故事《姆咪和大洪水》由此诞生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小姆咪和姆咪妈妈一起出发

去寻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。在经历了各种冒险之后，他们找到了失踪的姆咪爸爸，来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山谷，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住在安全、温暖的姆咪之家——一座漆成蓝色的房子里。

托芙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时说，她担心自己的故事并不适合孩子，因为她只是在对自己讲故事。在我看来，恰恰因为托芙是对自己讲故事，她把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对生命的思考真诚地表达出来，让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善良与残酷并存，五彩光芒与无法刺破的黑暗并存，危险总是潜伏着，但希望依然存在。面对这些解释不清的东西，托芙并不试图解释，只是和盘托出，这样的真实和真诚，是对自己和孩子的尊重。

芬兰人口稀少，森林密布，是有名的森林之国。芬兰有岛屿约17.9万个，湖泊约18.8万个，又被誉为“千湖之国”。在“姆咪谷”系列童话中，姆咪和精灵们就经常在森林中漫游，到小岛上探险，时不时会在海岸边发现空无一人的船只，捡到漂流瓶。

童年时代，每年夏天，托芙一家人就在距赫尔辛基55公里的泊罗岛渔民那里租一间海边小木屋，在岛上度假，海边的景色后来多次被再现到姆咪家族的冒险故事中。

现实生活中，托芙·扬松一直与母亲和家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。她笔下的人物，虽然各有孤独的情绪，经常离家漫游，但最后都能汇聚在一起，回到姆咪妈妈的身边，“只要我们能够它在(慧星)到来以前回到妈妈身边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，她知道该怎么办。”慧星撞向地球，象征着人生的一切灾难，但爱的力量让大家在一起，战胜孤独与迷茫，度过漫漫黑夜。

芬兰的冬季漫长、夏季短暂，寒冷的冬天、厚厚的积雪、漫长的夜晚让人抑郁，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的神奇力量，重视家的温暖，因此，当冬天过去，阳光普照的时候，小姆咪发自内心的说：“噢，做一个姆咪，并且在日出时的时候跳跳舞，这有多么好！昨日的往事已经忘掉，六月的一个漫长的日子正展开在眼前。”

(作者系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作家)

安溪寻茶

陈应松

这里是安溪，茶香鼎沸。在众多寻茶朝圣者的队伍中，往一个叫打石坑的地方走去。上山顶，又往下，松林头，果然松林荫翳，巉岩累叠。探入深涧，听到那从石缝中爆出的流水声响，有一种早已与天地共谋的幻觉，杖藜山中，想在石上煮茶，默坐听泉，一尺琴声，半寸箫鸣，剑意无痕，冷冷清欢。沿途的野草和杂树，和高山芦荻，仿佛不要水的滋养，白花花地摇曳着。滑了一跤，差点坠悬崖下。在混合着冬日寒气与风云的山头，山岗的样子是那么沉着和坚硬，仿佛贡献了一切，被剥夺精光，有着被宰割后的嶙峋与对峙。茶树留下老叶，怪异地坚守着它们的位置，枪戟横斜，在堑壕中挺立。没有雨雾，鸟声嘹亮。长空中的晚霞升起来，在远处横成血色河流。干渴，包括我们的心髓。扯下一片叶子咀嚼，这坚厚的叶片说不出的苦涩又说不出清香。它就是铁观音。白色的茶花在小翼翼地盛开，几近透明，香气被冬天逼得很低。

接着，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铁观音母树。300年，那么小，散乱长着，甚至枝干只有拇指那么粗。它的传说赋予了神迹，发现者成了铁观音的始祖。继承人成了铁观音的嫡传。再接着，在传人魏家喝手工茶，太珍贵，18万元一斤，叫“魏十八”。人们啜着品着搜索枯肠寻找准确的词形容荡入肺腑的感觉，形容它的香，到了什么境地，贴近地面还是飞上空云？是一种什么样从未遭遇到的旷世奇香？人们冲着这诡谲的香气，像欣赏一个巫师的魔法，追逐者趋之若鹜。那么伶弱的山野粗叶，任人揉搓和烘焙成皱巴巴的样子，是树叶的死亡之香勾引了人们的味觉，想它的悲壮，在水煎火攻中完成被人赋予的高贵名分。这盏水，热噜噜的，浓醇醇的，除了解渴，还有什么点化人们精神和灵魂的功能？这里的每一处，优雅的人们都在虔诚你，研究和想象着忽忽闪闪的佛禅，企图靠近你的匠心。哦，微汗，平心，涤浊，有风从肋间滑过，就是这样。有谁在帮我们整理心事，顺着那条气息铺就的天路，抵达梦中的故乡。

到处蒸腾着茶的醇香，人们怀着斗茶的渴望，铁一样的血性，在茶中逞

雄，偏安，沉醉。这茶树，在安溪硬硬地长在裸岩上，粗粝，矮壮，剑芒一样。那么矮，简直是丑化，矮到令人可笑的地步，没有一匹可以伸展的叶片，坚硬的枝条一簇簇聚集在岩畔。栽采者的拗犟不可思议。安溪的山上，崇岭千叠，布置着这些侏儒样的灌丛野士，一溜溜。

人们渴望喝上30年的老茶。为了这一盅，可以与它一起老去。“老铁”是铁了心的叶片，不然不能叫铁观音，它的劲道潜伏得很深很深。它是岩缝长出的生命之铁，有铁的基因。这种神秘的草莽之气，是经过时间的安烤和蓄谋已久的酝酿，躲藏，背过身去，了结的一段人与山、人与云雾的恩怨。桀骜不驯的暗流，被发现者和欣赏者化解。在壶中的铿锵之声，是历史久远的回音，像暗红色的火焰，消溶在水中。由铁至水，山长水阔。

摇，炒，捏，焙，香，韵，形，味，硬，沉，老，钝，摇撼。摇撼，就是摇，摇青之后的摇撼。这很特别。它幻化的水气摇撼着我们的往事和埋藏在心中暖意的念头，很强悍，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醒我们。那些明亮如汤色的光晕，烘烘的，轰轰的，像铁甲驰近的声音和卷携而来的春潮，在心头沉沉萌动——又一畦茶芽从心上悄悄生起来了，将在生命的任何时候舒展，挑着旗，随水而起。无论贫富、无论贵贱、无论荣辱、无



夏之荷

本报记者 齐波 摄

边走边写

玉环四章

黄亚洲

共同富裕的“干江模式”

我和我的同伴，现在都成了鱼：带鱼、黄鱼，或者鲳鱼。

我们一个个，先后被面孔黧黑骨结粗大的渔民大叔抓住，分别按上凳子，捆上皮带，然后——戴上5D眼镜！

我们迅速出击，上天、入地，不断敲击扶手上的按钮，猛击怪兽！我们是5D里的渔民。

现在，这个村子，许多上了年纪的渔民大叔都不再捕鱼，他们专捕全国的游客。他们擅长用门票与入场券，结成网眼。

5D，只是“乡村迪士尼”的一个项目。他们最初的那项创意，是一条玻璃栈道。这是村里的带头人用“五天七省”找来的项目，村民占49，集体占51。

——这条道路，确实是玻璃做的，透明而科学。

最后，所有的疑虑、迷惑、担忧，都通过玻璃栈道的晃动，酿成了欢呼，以及分红大会上村民的百花。

现在，这个村的年收入已接近千万。大政方针，很是创新：村民变股民，资产变资本，村庄变景区！

镇子叫玉环市干江镇，村子叫上寨头村，渔民叫5G影院操作员，我和我的同伴，叫：带鱼、黄鱼，或者鲳鱼。

夜走玉环湖绿道

43公里，绕龙宫一周，绕玉树琼花一周。

名不虚传，全国最大的滨海湿地。夜风里，我只是看见白鹭、鸥鸟和鸳鸯，都睡着了。

据说，最多时候，有1万玉环人漫步绿道，挽着风与彩灯里的虹霓，听偶尔的蛙鸣，听湖里的鱼，轻轻吐水泡。

太平洋方向吹来的风，始终柔和。玉环湖舒心地闭上了眼帘。虽说几年前，她就已与大海分居，但是鸥鸟一直在传书，叫声暖昧。一只翅膀暖，一只翅膀凉。

今夜，我也来走绿道，也为新生的玉环湖高兴。这一角咸腥的大海，为了与玉环经济开发区同步，竟把自己从骨头开始

论成败、无论悲欣，这就是传说中观音指路得到的天上佳茗。

在安溪，我像被诱入神秘植物丛林中的一只甲虫，在暮霭的季节不停啜饮那来自神话中的煮沸的汤液，像是补充前世稀缺的能量。我不由自主地饥渴如旱地，浸泡在它的清香和浓香中。清香，浓香；浓香，清香，不停转换。在这种汤液中泅渡的人，是为了到达彼岸，还是为了溺沉其间？是因为喜爱嗜好，还是因为随缘从众？是因为附庸风雅，还是因为蹈古性高？是因为坐月清风，还是因为冰河铁马？

我在汹涌的茶汤里饕餮。那些摆放文静的器皿的木格，用铁的力量削斫和阻挡了山中草木野莽的侵犯，蓬勃葳蕤的绿焰喝止成虚幻缥缈的气息，壮烈的烟霞只为了沁成那一滴古老的润喉春水。

10年养肝，20年养心，30年养寿。18道工序。这个过程是驯服一片叶子的过程。制茶人铁心已定，他深谙植物的软处，他有耐心，要将它残存的生命提拎到云端，神化到与天地齐平的高度。这黑暗的蹂躏，是18次，是18劫，是一片树叶被铁敲打，也是一片树叶被铁锻造、由物变神的过程。30年的冥想，等待，转侧，30年的囚禁，雪藏，现身。这就是铁观音的命运。

(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)

那曲草原

杨小波

那曲草原，你是如此美丽。延展唐古拉山下，绿意无边，小溪弯曲，小羊低头，羊群慢行，山坳里，那几间白藏房，很想进去。如此美丽，很想进去。

那曲草原，你是如此脆弱。远在高海拔雪域，七月飞雪，夏日棉衣，无霜短处，草生速速，草生速速，那层薄薄草皮，令人珍惜。如此脆弱，令人珍惜。

那曲草原，你是如此难忘。自遥远他方而来，高寒灼热，一年四季，雪峰遮面，山高云低，纳木错，那泓高原净水，印在心里。如此难忘，印在心里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。这是作者日前参加全国政协调研组赴西藏调研时所作)

新疆采风诗纪

熊召政

7月盛夏，我去新疆采风20天。从穿越罗布泊浩浩流沙开始，到跨越天山的独库公路。沿途考察古丝绸之路上的诸多故城废垒、梵寺佛窟遗址及诸民族交流融合、生态保护等等。深感古之西域、今之新疆的沧桑变迁。随处可见历史之灿烂，时代之伟力。每日写作札记之余，得小诗数首。

西域考察步履林先生原韵

莫道人生几何，浪花岂敢弄长河。既当驴友寻玄境，不负天时逐大波。戈壁穿风巴已老，流沙卧处梦犹多。联诗且共边关月，丝路沧桑好放歌。

——7月9日于疏勒河故道

库姆塔格沙漠露宿

不羨黄金屋，今日卧黄沙。帐挂上弦月，杯斟小暮茶。江湖难入梦，杖履却忘家。破晓千峰白，炎天又煮霞。

——7月10日于罗布泊

楼台故城遗址

唐人何事恨楼兰，城在流沙戈壁间。屣降降旗归汉室，仅存佛塔忆雕鞍。沙上驼铃水上船，当年应是小长安。何时裂地涛声息，烽燧无人国已残。

——7月11日于楼兰故城

初到若羌

才历楼兰蕃息地，今又驱车到若羌。身后每留红柳堡，眼前尽是白盐霜。米兰佛塔藏天使，美女风情醉夕阳。最是维人歌舞夜，月华满地诉衷肠。

——7月13日于若羌

和田博物馆得桑皮纸十张

桦尺桑皮纸上烟，谁能泼墨写于闐？昆仑若遇西王母，应道蟠桃万户甜。注：桑皮纸是当地一种古法造纸术，有别于宣纸。

——7月14日于阆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)



诗词鉴赏